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遇到这位总监大人，我才明白“吹毛求疵”是一个无止境的事业。譬如我与他的第一次交锋，他指责我们用的是皮尺而不是钢尺，因为皮尺拉长以后有弹性，影响测量结果。钢尺的误差的确比皮尺小，可是，我们不过是在量三四米的围堰而已，完全可以无视两者的差异。

同事们都知道他不好惹，一个劲儿

22

喝酒赔不是

地解释皮尺是可以凑合着用的，承诺下午就去购买钢尺，但总监大人不依不饶，态度反倒越来越强硬。我在监理公司待过一年，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料员，但也到过几个工地，走马灯似的侍奉过七八位总监，积累的经验已经相当丰富。

“不换了，就用这个测量。”我说。

总监怒目圆睁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我没有避开他的目光，说：“你要是觉得测量数据不准确，可以自己拿钢尺来复验，至于我们用什么尺寸测量，不劳你操心。”

这几天总监仗着业主在后面撑腰，一直飞扬跋扈，他没有想到突然有人杀他的威风，一时间又急又恼，竟然有些口吃：“那，那，那要是复验有，有出入，怎，怎，怎，怎么办？”

“那，那，那，那就下，下，下个通知单呗！”我也学他的口吃。

总监摸不清我的底细，又不敢和年轻人翻脸动手，只得在众人幸灾乐祸的嘲笑声中走了。他堂堂一个总监，亲自跑到工地上纠结一把卷尺是皮的还是钢的，绝不是什么工作态度严谨，而是借题发挥，试图树立自己的权威，等三把火放过了，照样和其他总监一样贪婪无度。倘若现在不把他的气势压住，以后他必定变本加厉，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

总监怀恨在心，随后又挑我们的刺，但我熟悉监理公司的行事路数，在老刘的默许下打着太极。他这样张狂无非因为有业主撑腰，那我偏把火苗引到业主那边，业主越是着急办什么事情，我越是要严格奉行监理所提的“规范”，能拖则拖。

几个回合下来，业主方渐渐地失去耐性，终于出面协调监理和我们之间的矛盾。

一天，我们在小镇的海鲜馆做东请客，总监一进门看见我，脸一下子拉得老长，但还是在我的对面落座。老刘对我使一个眼色，我赶紧给诸位老总和前辈倒酒，态度谦卑得如同皇宫里的小太监，包厢里其乐融融。

而后，抛开职位和辈分，每个人都以兄弟相称，然后拼命地将对方往死里灌。

这就是虚伪的社会。

“孙总，我这人没什么见识，很多地方做得不到位，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希望您大人不记小人过。今天咱俩坐的是对门，这也是缘分，这杯酒我敬您，算是赔罪。”

孙老头也赶紧笑脸相迎：“这话说得见外了，咱们都是为了工作嘛，各为其主。工作中的矛盾都不是矛盾，我们还是朋友兄弟，以后互相配合、齐心协力把这个项目干好。”

“好！这杯酒我先干！孙总您随意。”

孙老头正要阻拦，我已经仰脖一饮而尽，他只得端起酒，分了三口才艰难地喝了进去。他已经年过半百，又是空腹，一杯白酒下去，整张脸陡然变得通红。在座的人都知道他很痛苦，却还是冷眼旁观，直到他完全喝下，才虚情假意地鼓起掌来。

“孙总好酒量！”

“爽快人！”

我也适时地向孙总监拱手，感谢他给我面子。他在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，拥有孝顺他的儿女和心疼他的妻子，每天都叮嘱他注意身体。他在这里却是孙总监，我们灌他酒的时候绝不会在意他是谁的慈祥父亲、谁的恩爱丈夫，就像他刁难我的时候也不会在意我是谁的宝贝儿子、谁的亲密情侣一样。

那天孙总监被我们灌高了，烂泥似的摊在桌子底下，我们一边嬉笑着，一边把他丢到宿舍的床上。而我伤敌一千，自损八百，回去后也吐得昏天暗地，掏出手机一看，凌一尧发来短信说：“喝酒伤身，你少喝一点，尽量不要喝。”

我不禁苦笑一声：孙总监会不会也收到家人这样的短信呢？

这就是社会，谁也不必同情谁。

（摘自《与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在南京机场，我先给看守所的姚天打了个电话。他告诉我烟烟目前还在羁押中，让我下午去看守所附近找他。姚天还说，现在快进入流程了，想让烟烟安然无恙，只能劝戴鹤轩撤诉。

我放下电话，找了辆汽车直奔看守所，结果到了那里人家午休，大铁门紧闭。我无可奈何只能先在附近转悠，忽然背后有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：“许愿，你等等。”我听声音有点儿耳熟，回

25

与宿敌联手

头一看，全身的血液霎时都凝固了。

药不然站在我身后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。

“走吧，我请你吃午饭，咱俩慢慢说。”我沉着脸，跟在他身后，强忍住想扑上去一刀捅死他的冲动。

我们走过一个小公园，到了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。小巷子的尽头是另外一条马路，在快拐弯的地方有一家卖鸭血汤的小店。这个小店其貌不扬，但门面特别整洁。药不然冲我做了个邀请的手势，然后自己先进去了。

我们坐下来后，药不然说：“我这次来是找你帮忙的。算了，我这人嘴笨，还是让他直接跟你说吧。”

“谁？”

药不然没吭声，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我接通了电话，电话里传来一个苍老而疲惫的声音，是老朝奉。

只听见老朝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哎，你仔细想想，五脉被整得灰头土脸，我又何尝不是？成济村的产业我经营多年，梅素兰也是好不容易才请到的大国手。这一下子被警察突击曝光，全砸了。而且警察顺藤摸瓜，这条线上有不少人都被捕了，我也是损失惨重。”

老朝奉这么一点，我有点回过味儿来了。

如果整个阴谋真的不是老朝奉主使的，而是第三方，那么很多疑问就迎

刃而解了。

这个“第三方”派钟爱华在郑州引导我去破老朝奉的产业，又通过某种手段让素姐说出一句关键的谎言。素姐说的九成都是真实的，她只在一个地方撒了谎，那就是指出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鉴定者是老朝奉。结果我深信不疑，指出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破绽，他们再将舆论造出来，不仅把五脉推向绝境，老朝奉也元气大伤。

“谁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”

“这你还看不出来？谁得利最多，谁嫌疑最大。”老朝奉的声音沙哑。

“百瑞莲？”

“不错。仇深莫过于断人财路。刘一鸣搞本土拍卖行，意在把持国内古董交易大盘，自然就成了人家必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。”

只有恶人才了解恶人，老朝奉果然比我和郑教授看得更为深入。他们图谋的不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真品，而是整个中国古玩市场啊。

“把烟烟弄出来，我再考虑合作的事，否则一切免谈。”我说。

“好。具体的事情，你去跟小药商量吧，我的资源他可以全权调动。记住，事成之前你可不能对小药动手。”

我看了一眼药不然，勉强地答应下来。

我们一前一后出了门。药不然不

敢跟我并肩而行，就跟在后头絮絮叨叨地说：“要救烟烟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说不简单也不简单。这还要看戴鹤轩的态度，如果他答应撤诉，一切都好说；如果他要坚持起诉，以他在南京的影响力，我们去找警方说情也没用，人家一句照章办事就给挡回来了。”

“黄克武让我带了一枚大齐通宝。”我说。

药不然吹了声口哨：“大手笔，就是不知那家伙吃不吃这一套。”

我们回到街心公园，练功的人已经散去，我给姚天打了个电话。没过多久，一个年轻人走过来。

我们到了看守所。姚天让我们在门口等着，他进了办公室穿好了制服才出来跟我们说，已经帮我们填好了表格，可以去见见黄烟烟，但时间不能太久。

我们两个走过一条长廊，进到见面室。很快一名女警带着烟烟进了屋。烟烟穿着一身囚服，头发散乱，但精神还好。她先看到我，眼睛一亮，快走了两步，然后发现我身旁还站着药不然，表情从惊喜转为惊愕，继而变成愤怒。

药不然伸手冲她打了个招呼，烟烟一点没客气，大声喝道：“滚！”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对我劈头就问：“怎么会跟着你？”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